

拥挤忙乱了多日的长途汽车站，到了大年二十九一下稀松散漫了。这段时间回家的人，大都是忽然想回家的人了。比如说我，本来打算过年不回家了，之前跟父亲也通了电话，父亲说你们就不要回来了，没病没灾的都好着呢，一来一去的麻烦，搅销也大。父亲当然是在为我着想。我刚刚买了房，贷款40万，父亲听到这个数字，半天没有吱声。麻烦确实是麻烦，从省城回家，要坐五六个小时班车才到镇上，离家还有40多里山路，坐4个小时蹦蹦车才能到家，而蹦蹦车也只有集上才有。父亲前面的话是铺垫，“搅销大”才是重点。“搅销大”包括来回车费、给父母兄嫂舅舅姑姨家的礼物和孩子们的压岁钱。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我是家中惟一有正式工作的人，而且是在政府部门工作，用家乡人的话说，是干部，这身份那出手就不能小气。父亲为了省钱，极尽抠门之能事，他挂在嘴边的话就是“一日省一把，三年买匹马”，但在这些事上却极力鼓励我大方。回家过个年没有2000块出不来。我也不打算回去，可随着年关一天天逼近，电视上有关回家跟老人过年的温馨广告让我心里难安。老婆看出来，说回去吧。我有些犹豫，老婆说回去吧，钱只有花才会再来，一年里老人就盼望个过年。我说花钱倒是不怕，咱喝一个月稀饭也能省回来，就是大过年的把你丢下了，要不咱一起回吧。她说她回娘家过年，爹妈就她一个女儿，也挺孤单的。我亲了亲老婆就决定回家了。

毕竟“忽然”是不正常的，虽然车站没有了往日的人头攒动，但“忽然”想回家的人还是不少。能到我们镇上的班车只有一趟，上车一看，还好，有两个空座位，一个穿羽绒服的大胖子旁边有个空位置，但他几乎把两个座位都占了，包还放在身边的座位上，而且在假寐。他的心思我能理解，在还有空座位的情况下，上车的人一看这架势，自然不会选胖子旁边的位置，如果再不上来人，一人坐两个位置，自然宽敞舒服，毕竟是要走几百公里的路程。另一排坐着一位女士，我当然选择坐在她旁边，我走过去问她位置有人吗？她摘下耳塞式耳机看着我，我又问她位置有人吗？她冲我笑笑说没人。说着还往里靠靠。我说谢谢，她又冲我笑笑，她长得端庄秀丽，瓜子脸很干净，一笑两个浅浅的酒窝很迷人。

我说：“回家？”她说：“回家，你也回家？”我点点头说：“柳树峪。”她说：“离我们村十几里地。”我说：“黄花坪？”她说：“黄花坪。”我说：“咋也这时间才回？”她停顿了一下，说：“没打算回，年近了，忽然想回家了，你咋也这时间才回？”我笑笑说：“和你一样，忽然想回家了。”

也是一个“忽然”想回家的人。我坐下后，她又戴上耳机。原本想和她一路上说说话，可是她戴上了耳机，便不好叨扰了。我想她应该是大学生吧，可能是带家教耽误了回家的时间。我掏出一本书，看了没几页，便睡去了。路是普通的柏油路，年长日久，坑洼不平，几次被颠簸醒来，看她还塞着耳塞，就复又睡去了。车刹得有些猛，被晃醒的我抬眼看，黄花坪到了。窗外，黄风土雾的，风呜呜地啸叫着，又是一个风天。到了冬季，我们这里刮风是经常性的，天地之间充斥着灰黄色的尘雾，太阳模糊成了一团米糕，散射到大地上的光黏稠混浊，给人昏昏暮暮的感觉，其实才下午1点多钟。

她说：“我下车了。”我站起来说：“我也下车。”她有些意外地说：“你也在这里下？”我点点头。

本来我是打算坐到镇上，再找同学用摩托车把我捎回去。可她要下车，我决定也在这里下车。在这里下车，就意味着我要走20多里的山路。我是个驴友，走路对我来说不是个啥事。下车的就我们两个。离开了公路，便是石子路了，石子硌得行李箱的两个小轮一蹦一跳，加上给风一卷，几次翻倒。她就包包横过来提着走。从这里到黄花坪有六七里路程，说远不远，说近也不近。我说：“箱子我来提吧。”

她说：“你还有20里路程哩，你先走吧，我能回去，别耽误得你走夜路。”我说：“这才过晌午，离天黑还有四五个小时，赶紧回家就行。”

她咬咬嘴唇说：“你还是赶路吧，我不远，几里路。”我说：“我就是赶路，也得从你们庄上经过。”

她说：“那谢谢你。”我笑笑说：“还生分，能相遇就是缘分。”她笑笑说：“你的包我背着吧。”我的包是双肩的，背着自然轻松了。也不沉，没带多少东西给舅舅、姑妈诸亲戚，都打算给点钱，买给他们礼物，他们舍不得吃喝，有些东西都放坏了。我说：“没让家里人来接你？”她说：“家里没有电话，再说也不远。”箱子确实很沉。由此我判断她应该是在外面打工的，上大学的孩子一般没有这么沉的箱子，因为他们还没有挣钱。

荒野空旷，看不到一个人影，连牛羊也不见一只。腊月二十九了，昨日是镇上的年集(最后一个集)，人们的年货都已办齐，谁还会到这风吹土跑的旷野里来呢。风就像是大海的波浪，一浪一浪的，每个风头打过来，就得背得过去，等风头过去，继续上路。

行至一个壕湾，有几棵榆树，她停下脚步，靠着一棵树说：“我不远了，翻过前面的山梁就到，你赶路吧，我缓缓再走。”说着把包从肩上卸下来递过来，“谢谢你。”

这道大梁叫燕麦岭，是因为山岭上遍生野燕麦而得名。雨水广的年份，初秋时节野燕麦一片银白，风掠过野燕麦，耳坠般的麦粒儿铃铛一样悦耳。以前经常翻越，一上一下有三四里地，这么沉的箱子，一个女子要带着翻越，那是很艰难的，尽管天色尚早，挪她也能挪回家去，可是这荒野，这风天，把她一个孤零零丢在这里，怎么能做出来呢？我说：“我也缓缓，天还早哩，有一个多小时就到了，来得及。”她笑笑说：“你走吧，还有20里路要走。”看她眼光有些飘忽，我忽然想到她是不是



□季栋梁

要等什么人，就说：“你要等什么人吗？”她摇摇头，我笑笑说：“真的？”她也笑笑说：“你这人，我骗你干啥。”壕湾不但不避风，反而成了风的通道，风从山坡上扑下来，把两边的山梁一夹，越发凶猛，虽然有树可依靠，但风从袖管、领口、裤腿直往里灌，往骨髓缝里钻。她咬咬嘴唇说：“你走吧，我、我天黑了才进村哩。”

我有些敏感起来：“你把我看成坏人了？”她嘻嘻一笑说：“你长得倒像个佛，慈眉善目的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为啥天黑了才进村呢？”话问出来我就后悔了，这话问得就像打探人家的隐私一样，很有些不道德。她没有回答，把头扭过去，向远方眺望。

我想到了逃婚，在我们这一带，这几年逃婚的多了。家里做主，嫁得不称心，就逃，毕竟像她这年纪的，大都在城里打工，见了世面，想法活络了，不像她们的母亲那么认命了。据此我基本上断定她可能遭遇了不幸的婚姻，那就更不能把她一个人撵在这黄风土雾的荒野之中了。

我从树上折下些枯枝，又在壕湾里搂了些蒿柴。在避风的一截悬崖下架起了一堆火。火焰升起来，我说：“要有洋芋烧着多好。”

她说：“你也爱吃烧洋芋？”我说：“小时候经常烧着吃，到城里就没处烧着吃了。”

她说：“我有火腿肠、面包，咱们烤着吃。”我说：“我包里也有。”

于是我们就烧烤起来。面包和火腿肠经过柴火烟熏火燎，别有风味。

我掏出一瓶酒来打开，递给她说：“喝两口打打寒气。”她抿了一口，就专心专意烤着食物。我侧眼打量着她，她遇了啥事，真是逃婚吗？我想她肯定想问我的情况，可她不问我，那就意味着也不愿我问她，我要问也是白问。

她说：“风越来越大了，你不赶路就得走夜路了。”

我坚持说：“同行不舍伴，这么大的风，反正我也得从你们村上经过。”

她说：“要不这样，风这么大，又是刮风，沙子打得人眼睛都睁不开，你到我家住上一晚，明早赶回去，明天年三十，也不耽误过个团圆年。”

我说：“也好。”

她就有些开心，抓过酒瓶喝了一大口，说：“我家有自行车，骑上省力多了。”

我说：“好。”

火败落下去了，我去扳枯枝，她说：“不加柴了，我们回吧。”

我说：“不急，天还早呢。”

她咬咬嘴唇说：“回！”

村庄依燕麦岭坐落，大约有四五十户人家。虽然明天才是大年三十，但其实年已经来了。村庄里炸起零星的鞭炮。进村并未见到狗，只有几声狗的叫，很零散，反而让村庄更寥落了。风沙实在太大，天气也太寒冷，狗都钻进窝里不愿扑出来。整个村庄只有风在啸叫。

一进院子，迎上了一个老汉说：“月梅，你咋回来了？哎呀……”

抬眼看到我，老汉把袖在袖筒里的双手抽出来，搓搓，谦和地笑着对我说：“这天冷得，快进屋暖和。”又冲着屋里喊：“他妈，来人了。”

“回来也不赶早说一声，屋子都冷僵着哩，先到东屋里坐，我去架火。”

我打量了一下，房子还是挺阔的，五间砖瓦房，翘檐隆脊，屋脊上还有一对头对头的鸽子，院子很宽敞，地也用红砖铺了。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

月梅冲着屋里叫了一声。

门帘一挑，露出一个头来，说：“梅，快进来，冷死了。”

进了屋，娘拉住女儿的手盯着端详，月梅在娘的脸上拧了一下，说：“看啥看，你又不想我！”

娘哇一声就哭了，月梅说：“哎呀，不识耍嘛，别哭嘛，后面还有人呢。”娘这才放开女儿的手，抹了两把眼泪说：“咋不早说嘛，妈鸡麻麻了，没看清，这天雾罩罩的，快炕上坐，炕上暖和。”说着又扯着月梅出去了：

“是对象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不是对象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说呀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的天神啊，你个瓜女子呀，把他带回家来做甚？”

“带回来让你们看看。”

“唉，我们两眼墨黑的能看个啥，你自己把持就行了。”

“迟早不得见你们嘛。”是老汉的声音。

“你呀，给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你们过好了就行，就当你们死了，咋这么不醒事呢。”

“当你们死了，看说得轻巧，一句话就把命



□季栋梁

要了，不说了，快做饭，过年家里准备啥了？”

“宰了两只鸡。”

“没打猪肉？”

“今年猪肉贵得，也不知道你们回来。”

“初一饺子也不吃了？”

“鸡肉也能包饺子，也好吃哩。”

“你们的钱呢？就知道抠，就知道给你儿子扒光阴，早知道买点带回来。”

“他爹，你出去借上二斤肉，要不买上二斤也行，三家昨天不宰猪了吗？”

“你们赶紧进去，把人晾在那里算甚？我就去。”

“爹，算了，大过年的借肉，给人家咋说？”

“有啥不好说的，谁家过年没借过肉？”

我忙从屋里出来说：“月梅，你还想吃肉，城里才吃过，路上又吃了烧烤。”

月梅笑笑，说：“爹，别去了，你赶紧把那屋烧热了。”

屋里很暖和，但有些暗。月梅说：“鸡麻眼了还点这么暗的泡子，有没有大一点的？”

月梅娘边窸窣窣地翻找，边说：“眼睛不清干，做不了针线，费那电做啥。”

月梅说：“电视还没买？”

“又看不懂，也收不了几个台，买那做啥，张旺家买的电视，雪花大得都看不成。”

“哼，就知道给你儿子扒光阴吧。”

“你嫂子生个儿子，你知道不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，满月我给打了1000哩。”

月梅娘摸索了半天，拿出一个灯泡，说：“25w的。”

月梅说：“还有没有大点的？”

“还有个60w的，打算明晚才点呢。”

“拿出来，黑沉沉的着急人。”

换了60w的灯泡，屋子一下子亮堂了。这是集吃住于一体的屋子，一切都很简约。当地架着一个火炉，火炉上墩着个铝壶，扑哧扑哧的，铝壶失去了本色，乌黑乌黑的。

月梅娘说：“快上炕坐，地上太冷。”

月梅说：“炕单黑注注的能坐人？”

“有新的呢，明儿才打算换呢。”

“啥都等过年，不过年就不过日子咧。”

我脱鞋就上炕，月梅一把扯住说：“等等。”

说着打开行李箱，掏出一个新炕单，铺在上面。我笑笑说：“我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炕上滚大的。”

月梅说：“可现在不一样咧。”

铺好了炕，月梅说：“你洗个脸再上炕吧。”

月梅把一个脸盆洗了一遍，提起铝壶倒了些热水，试试水温，从缸里舀了一瓢冷水掺上，又从箱子里掏出自己的洗漱用品，拿出一条毛巾说：“用我的毛巾吧。”

我洗过脸，上了炕。炕上真是热火。

月梅洗过脸，问我带水杯没？我说没有。她从包里掏出一个不锈钢茶杯，用开水烫洗了，泡了茶说：“这是我喝水的杯子，你喝吧。”

我说：“你看你。”

她嘻嘻一笑说：“你想吃啥？”

月梅爸进来，满脸堆着笑，说：“那边屋子热起来一阵子，先在这屋里坐吧。”

他从箱里摸出一包烟放在我面前，月梅说：“你那人烟家吃？”

老人憨厚地笑笑，我说：“吃，烟就是个冒烟的东西。”

我递给老汉一根烟，老汉双手接了，又递回来，挥挥烟锅说：“我吃这，劲大，过瘾。”

月梅说：“你吃吧，人家那烟你没吃过。”

我又递过去，忙点上。

月梅娘开始做饭，我说：“婶子做碗面就行。”

月梅娘说：“鸡煮好的，烩个汤，不麻烦。”

我对月梅说：“月梅，咱们在山背后吃了那么多烧烤，你还吃得进去？”

月梅说：“你可别放假。”

我说：“到家了做啥假。”

月梅抿嘴一笑说：“他油水吃满腹着呢，就做碗面，洋芋扁豆面。”

月梅给火炉下面塞了几个洋芋，我说：“其实不吃饭，吃这东西就行。”

月梅爹说：“那咋行。”

月梅过去帮娘做饭，娘说：“你缓缓，走了这么远的路。”

还是把一只整鸡又炖了端上来。月梅一个劲往我碗里夹鸡肉，我说：“月梅，不怕我吃出病来？”

月梅说：“明天上路，消化了。”

月梅爹说：“明儿就走？”

月梅说：“他柳树峪有亲戚。”

洋芋扁豆面做得很好吃，我吃了两碗，月梅嘻嘻一笑说：“你还挺能吃的。”

月梅爹说：“这娃，说话没个分寸，再吃一碗。”

我说：“好。”又吃了一碗。

吃完饭，我递根烟过去，月梅爹忙摆着手说：“你吃你的，我吃我的。”

我说：“这烟不值钱。”

月梅嘻嘻一笑，拿起爹拿出来的烟说：“不值钱，一根烟买这两盒。”

中间屋是两间屋，做了一个套间，里面摆着张双人床。这屋收拾得整洁温馨，看得出是新房，墙上挂着结婚照，贴着囍字，拉着彩带。

月梅说：“我哥装新的房子(洞房)。”

我说：“你哥你嫂过年没回来？”

“都在外面打工哩，结婚连一个月没到就出去了。”

月梅爬上炕，把被子拉开往下扒被套，我

说：“你取被套做啥？”

月梅说：“换个新的。”

我说：“月梅，你再这么生分，就见外了。”

月梅说：“我带回来新的哩，换换吧。”

我说：“从小家里没多余的铺盖，弟兄三个钻一个被窝，炕上没铺的，就是土炕。”

月梅说：“可你现在不一样了，大干部哪有不讲究的。”

我说：“你咋知道我是大干部？”

月梅说：“做事看得出来，说话也听得出来。”

换好了被套，月梅说：“床上铺了电褥子，一阵儿就热了。”

月梅不时瞟一眼窗户，不时会咯咯地笑一声。窗根下有声音，我知道两个老人就在窗外，她是在制造一种气氛。我恍然明白我现在是他们的女婿，他们正打量着他们未来的女婿。于是，我顺着她的意思和她说起了城里生活。我们的话语很默契，有些模糊，有些暧昧，有些兴奋，有些开心。

月梅把手伸进被窝里摸摸说：“床热了，你快上床吧。”又说：“房子没人住，一冬没烧，冷透了，炉子还没烧红，人身上就像浇凉水哩，两床被子都压上，别感冒了，大过年的。”

确实有些冷，我上了床，看书却看不进去。忽然想到我现在是准女婿，第一次上门，咋能没有表示呢。我就跳下床去，把给父亲准备的礼物掏出来，还有一吊子“四川熏肉”和给娘买的几包“和泰”饺子。娘去了一趟城里，我带着去“和泰”吃了顿饺子，娘一直念叨，包了一辈子饺子，还没吃过这么香的饺子。

到了门口，正要敲门，听到“呜呜呜，呜呜呜……”的哽咽声：“你们哭啥，又不想我，呜呜呜……”

“不想你，呜呜呜……你娃良心让狗吃了？呜呜呜……”

“想我不让我回来？几年不让人家回来一趟，呜呜呜……呜呜呜……”

“哭啥，哭啥，都好好的，没缺胳膊少腿的，大过年的丧气不丧气！”

“呜呜呜，呜呜呜……”

“唉，不让你回来还不是为你好，你当是害你哩，回来听他们嚼舌头，心不烦？”

“呜呜呜，呜呜呜……”

“悄点声，小心人家听到了。”

“别哭了，你听爹说的。”

“你说你这事做得危险不？柳树峪离咱咱20里地，一步邻近的，事能不传到人家亲戚耳朵里，这事还能团圉？你咋能做这瓜事，做事就不想个后果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给你说往远里找，往跟咱这儿没一点瓜葛的地方找，你咋就不听话呢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他还不知道你是做啥的吧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这事一点都不能成，好好的散了，听爹的话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听下了没？说话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他是干啥的？”

“嘻嘻，干部。”

“你这娃说话越来越没实话，都是城里的水吃坏了，扯皮溜缝的。”

“哄你干啥？”

“真是干部？”

“对呀，省上的干部，比乡上的干部大几辈，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干部吧，嘻嘻。”

“那这事就更不能成了……”

“爹，你看他人样吗？”

“吃饭时我揣摩揣摩了，人还能有啥说的，诚实，又没架子，从吃饭上就能看出来。”

“他人可好了。”

“就是看上去年龄大点，不过年龄大点也好，知道疼人。”

“说啥呢，就是年龄相当，这事也不能成，咱这里人舌头长着呢，迟早会让人家知道的，男人谁不忌讳那话，那就是一座山，没人能翻得过去，回城里就散了去，别耽误人家，也别耽误自己，听爹的话，爹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记下没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这么，明早他一走，你也走。”

“他走他的，我再住两天，我都4年没回来了。”

“有啥住的，见一面也就行了。”

“我就在家里窝着不出门。”

“你咋这么犟，你三二哥蹬着门槛骂过几回了，让他扫到眼里，不知咋说哩，受他那话？你听了心里好受啊。”

“我们家的事跟他有啥相干，张家滩的镰刀搅搅着，有本事日子过到人家前头再跟人说话长短，四个儿子光棍着一双半，还有脸东家进西家出给人家说光棍短？我看他就是看怕起了瓦房，看我哥娶了媳妇妒嫉。”

“你看你这娃说的，咱张家户人家主事哩。”

“给他借钱的时候咋不说，不给他借钱了就来嚼舌头？四爷的儿子还抢人杀人哩，枪毙了不照样埋到祖坟里了，他咋屁都不放一个。”

“娃，这话咱们说不起，也不说，他想说让他说去，谁能把人说死，把日子说塌？争那个狠做啥？惹下了就像抓了一把猫屎，甩都甩不掉。”

“越怂越上头，他就是村霸，要在城里国家早把他收拾了，他就是欺软怕硬，你就是太软。你再理他，他能把你横吃竖咽了。”

“他一一说人家就跟着说，我们也不怕听，病病灾灾的能活几年，可你哥还要在村子上活人哩。”

“我哥不是结婚就再没回来了吗？”

“就是怕听人说三道四，躲着不回来的，大过年的人家都回家过年，两口子领着个娃待在城里，连个走的亲戚都没有，你说孤不孤？”

“那就永远不要回来了，回来做啥，这是啥地方，还恋个啥？受他们那话？”

“啧啧，说得轻巧的，年轻着有力气能干活，人家城里要哩，老子呢，力气出光了，城里能养他们？咱村上多少人在城里打工，都多少年了，在城里落下了几个？都飘着哩，要坐下，难着哩，迟早得回来的。”

“听爹的话，嫁得远远的，越远越好，回家这条路你就当断了，你不闪面了，慢慢的他们就忘了。”

“找了谁人家不上门了？莫不是一辈子你们不见了？”

“就说我们死了，不在世了，家里没人了。”

“死了？一辈子不见了？呜呜呜……”

“咋是不见了，我看人家都拿手机发照片，以后爹买个手机，来来回回发照片不就见着了。”

“呜呜呜……”

“唉，都是爹害了你